

雷永生著

唯物史观形成史稿

河北人民出版社

69196

唯物史观形成史稿

雷永生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唯物史观形成史稿

雷永生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0×1108毫米 1/32 11.75印张 289,000字 印数：1—2,06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2086·132 定价：1.95元

前　　言

1965.5.9

唯物史观的形成，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研究课题了。自梅林、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研究马克思主义史的著作问世以来，不知又出现了多少有关这个题目的著述。研究的内容愈益丰富，研究的水平愈益提高，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过程的探索愈益详细。许多问题似乎已经形成了定论。因此，有的同志认为，在这个老课题上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新收获了。

其实不然。且不说有关这个课题的资料还在不断地被发掘出来，单就目前已经出版的各种著作来说，仍然可以发现其中的不够完善之处，因此也就给今天对这个课题的研究留下很大的余地。这里，笔者不揣冒昧，试举出某些问题以证明上述看法。

第一，迄今为止的各种论述这个题目的专著几乎都是严格的编年史式的。作者根据各种资料（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书信）逐年逐月地追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思想发展过程。这种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也获得了很多的成绩^①。可以说，这种研究是基础性的研究。但是，不能认为这种研究是尽善尽美的。拿1842—1845年这段时间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演变来说，这是非常复杂、非常丰富的过程。他们不是书斋里的纯学者，不是几年钻研一个问题，他们几乎涉猎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研究了社会科学的各种学科，而且常常是同时研究几个问题，对几个领域的问题发表意见。对于这样复杂的思想过程，单

^① (法)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和(苏)纳尔斯基等人的《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秀成果。

纯采用编年史式的方法去研究和论述，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因为它很难把这样的过程理出一个头绪，采用这种方法的著作往往不能全面地说明这一思想过程，而力图全面再现这一过程的著作又往往由于头绪太多而显得混乱（我曾几次阅读国外某著名学者的这种体裁的著作，每次都有头昏脑胀之感）。

第二，由于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上存在分歧（甚至是严重的分歧），直接影响到对唯物史观之形成的解释。比如，有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历史唯物主义，那么就必然认为1846年唯物史观的形成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而有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在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运用，那么，就必然将唯物史观的形成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往后推很长一段时间。再比如，在马克思主义是否人道主义问题上的观点对立，直接影响到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的理解和解释，影响到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给予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的估价，等等。

第三，某些权威的、传统的论断对这一课题研究的束缚。在以往的研究中，某些权威的论断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新资料的发现，新领域的开拓，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某些权威的论断是可怀疑的，有的是不确切的，有的则是不能成立的。但是，由于它们的权威性，却往往使人望而却步。这样，也就削弱了研究的科学性。比如，传统的（也是权威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是从黑格尔经过费尔巴哈走向辩证唯物主义的。承认这个提法，就必然会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设定一个“费尔巴哈阶段”，而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马克思的思想实际上是自主地发展的。再比如，有一种权威的看法认为，《德法年鉴》上的文章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的彻底转变。目前各种专著仍在重复这一提法，只有个别同志对此提出了异议。实际上，这种提法是不准确的。就世界观来说，彻底转变至少是应当已经确立了

辩证的和唯物的历史观以及科学的方法论（因为破与立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但1844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再比如，传统的观点认为，人道主义只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因而在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史研究中也就不提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人道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说成与一切人道主义彻底决裂的过程。笔者以为，这也是与事实不符的。

第四，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框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束缚。

研究历史，当然要讲究客观性，要占有详尽的历史资料，从中引出一定的结论。但是，无可否认，研究者的主观因素不可能不对整理和分析资料起着重大的作用。这就是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所揭示的认识过程的同化作用。以我们研究的课题来说，由于过去只讲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而哲学上的来源又只讲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因而就不能将更广泛的历史资料纳入研究范围之中，也就不能为读者提供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全部历史的和科学的背景，全部人类文化的背景。在理论上，我们过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原理并列地加以叙述，没能抓住它的基石——实践论，这也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使它不能突出实践论的确立的重大意义。

由此可见，唯物史观的形成问题，并没有成为理论研究中的陈迹。它还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同时又颇为敏感的题目，它的研究成果不仅反映着这一专门学科的水平，也反映着哲学理论发展的状况。引起国际上广泛关注的“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问题的争论，说明它还是国际范围里意识形态斗争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诞生以来的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有

史以来，还没有那一种理论象它这样，对人类的命运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称它为时代精神，是当之无愧的。

唯物史观是时代的产物，因而研究它的形成，首先要研究时代。这包括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十九世纪以来的社会生活（经济、政治）状况和科学的进展。只有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中才能阐明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总的特点。

同时，理论的创造又是个人的活动。所谓集体的智慧也必须经过个人的消化和发挥。因此研究唯物史观的形成，就必须研究它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活动和理论工作。正因为时代的需要要通过他们才能得到满足，所以这种时代精神的确立过程也必然带上他们个人的色彩。

这样，研究唯物史观的形成问题，就必须将历史背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就此而言，以往的研究是比较注意的，也获得了一定的成绩。缺欠之处是对历史背景的叙述偏重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斗争，而对科学的进展则有所忽略。鉴于这种情况，本书对十九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政治斗争将不作专门论述（本书不是教科书，既然不能提供新的材料，也就不应浪费篇幅和读者的时间），但对于当时的科学（主要是社会科学）的进展和水平将力所能及地加以介绍，以帮助读者了解唯物史观产生的科学基础和全部文化背景。

前面说过，编年史式的方法对于论述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书没有采用这种方法。笔者根据史论结合的原则，将全部内容分成若干专题进行论述，也就是把一个完整的思想过程分解成若干互相联系的子过程、子系统，然后再从子过程、子系统的统一中考察这个完整的思维过程。这样作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复杂而丰富的科学的研究的各个方面，从而了解他们从人类文化宝库中批判地继承了什么，以及如

何利用这些资料进行新的创造，还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他们所创立的新哲学的诸原理之间的联系。

当然，既然是写历史，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必须顾及，也就是说，历时性的研究仍然是它的主线。但是，笔者以为，不可完全拘泥于时间顺序，特别是对于一个完整思想过程的逻辑分析，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个子过程的相互交叉。因此，本书的总结构虽然是按历史顺序编排的，但在叙述同一阶段的思想发展的几个方面时，没有完全拘泥于历史的时间顺序，各章之间的关系有时是并列的，换句话说，在某种需要的情况下，可能为了逻辑而“牺牲”历史。

这种尝试，可能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为了深入研究这个课题，却是一个应当开辟的途径。

在钻研这个课题的过程中，笔者愈益感到那种单纯寻找（请注意：我说的是单纯寻找）世界观“基本转变”“彻底转变”、唯物史观“基本形成”“创立”的标志的作法，是不足取的。首先，世界观的转变与新哲学的创立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人，当他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时，他的思想中必定已经确定了一定的新的理论。就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来说，更是如此。他们的思想发展遵循了一条自主的路线，并非是全盘接受了黑格尔的思想，然后又转到费尔巴哈方面。他们在实现世界观的转变时，已经提出了若干新的创见，只是还没能将这些内容系统地结合为一个整体。有鉴于此，笔者在指导思想上侧重于把唯物史观的形成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从1842年以后不断研究和创造的过程来看待。在结构上将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述他们为创立新哲学所从事的多方面的科学的研究，以及分散地提出的新观点，篇名为“唯物史观的酝酿”。下篇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将他们所创造的诸原理系统化的过程，篇名为“唯物史观的形成”。

应该说明的是，上篇与下篇只是大致的划分，并没有绝然的界限。只是为了阐明问题，不能不在连续线上划一个区分阶段的断点。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工作还很年轻，水平也还不高。为了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不同观点的争论，不同风格、不同方法的比较和相互补充，对于学术的繁荣，是绝对必要的。好在那种认定“百家”实际上是“两家”的时代已经过去，学术自由的春天已经到来（还应该说，这个总趋势已不可逆转），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也会和其他学科一样，更加兴旺起来。

正是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下，笔者拿出这部拙著，献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笔者自知水平不高，很难驾驭这么大量的资料，很难理顺这么复杂而丰富的思想过程，但又觉得研究多年，确有收获，故仍以奋进精神，努力完成了这部书稿。其中乖谬疵漏之处，定然不少，笔者恭候同行专家及广大读者指教。

目 录

前 言 (1)

上篇 唯物史观的酝酿

第一章 1843年以前马克思思想的演变	(3)
第一节 黑格尔哲学的革命化	(3)
第二节 转向唯物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15)
一、人民、自由、国家、法的统一	(16)
二、各等级利益的对立	(21)
三、社会关系的客观本质	(25)
四、哲学的本质和使命	(29)
第二章 1843年以前恩格斯思想的演变	(35)
第一节 宗教与科学、专制与民主的冲突	(36)
一、对旧传统的反抗	(36)
二、从“青年德意志”走向“青年黑格尔”	(41)
第二节 白尔尼思想与黑格尔思想的相互渗透	(54)
一、时代的使命	(55)
二、批判谢林	(58)
第三节 对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初次感受	(64)
第三章 1843—1844年马克思对历史学的研究	(69)
第一节 十九世纪前期的欧洲史学	(70)
第二节 1843—1844年马克思对历史学的研究	(78)
第四章 1843—1844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	
改造	(85)

第一节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86)
第二节	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改造	(92)
一、	关于矛盾的运动和转化	(98)
(一)	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分类	(98)
(二)	矛盾运动的阶段性量变和质变	(103)
(三)	矛盾双方的相互渗透	(107)
二、	关于异化	(110)
三、	关于否定之否定	(117)
第五章	1843—1844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	
	改造	(123)
第一节	对费尔巴哈宗教观的批判改造	(123)
第二节	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评价	(129)
第六章	1843—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研究	(137)
第一节	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启示	(138)
第二节	1843—1844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研究	(143)
第七章	1843—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对政治经济	
	学的研究	(156)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唯物史观形成的意义	(156)
第二节	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166)
一、	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形成的社会“分裂”	(167)
二、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发财致富的科学”	(170)
第三节	1843年末至1844年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总结	(173)
一、	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原则性批判	(173)
二、	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研究	(176)
三、	经济学研究的收获	(184)
第八章	1843—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对若干社会	

现实问题的研究	(187)
第一节 “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188)
第二节 犹太人问题	(191)
第三节 社会革命问题	(197)
第四节 现实社会的发展方向问题	(205)
上篇总结	(207)

下篇 唯物史观的形成

第九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劳动范畴为 中心的关于历史发展的主客体统一论	(214)
第一节 劳动——人的本质	(217)
第二节 劳动的命运	(229)
第三节 劳动与共产主义	(240)
第四节 劳动与认识	(250)
一、认识的被动性与主动性	(250)
二、认识的社会性	(253)
三、理论与实践	(257)
小结	(260)
第十章 《神圣家族》：群众论及其他	(262)
第一节 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	(263)
一、历史是人民群众的事业	(263)
二、无产阶级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体	(271)
第二节 对历史发展的主客体统一论所作的哲学 史论证	(275)
一、近代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275)
二、思辨结构的秘密	(280)
第三节 新历史观的若干具体观点	(283)
一、劳动产品是物化的社会关系	(283)

二、国家、法、宗教及其自然基础	(284)
小结	(287)
第十一章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实践论	(289)
第一节 社会和历史是人类的实践过程及其产物	(290)
第二节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293)
第三节 实践哲学的革命本质	(295)
小结	(297)
第十二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整形态的唯物史观	(300)
第一节 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和前提	(305)
第二节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313)
一、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关系	(313)
二、社会形态的更替	(319)
三、市民社会和上层建筑	(329)
四、意识发展的若干规律	(336)
五、阶级和阶级斗争	(346)
第三节 唯物史观的核心	(351)
第四节 唯物史观与异化、人道主义问题	(354)
小结	(359)
结束语	(360)
后记	(363)

上 篇

唯物史观的酝酿



第一章 1843年以前马克思思想的演变

唯物史观的创立者马克思，既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学者，又是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的伟大导师，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献给了无产阶级，献给了全人类。他所创立的崭新理论象一盏不熄的明灯，照亮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走向大同的道路。

马克思献给国际无产阶级的无价之宝并不是轻易得来的。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年轻人，他历尽了现实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千辛万苦，才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后，不论公开敌人的残酷迫害，不论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都没有使他动摇过。他与恩格斯一起坚持着无产阶级的理论阵地，在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同时，不断地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成为一个系统的、严整的思想体系。

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到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转到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生活根本转折，也是他创立新的理论体系的根本前提。

第一节 黑格尔哲学的革命化

1818年5月5日凌晨二时，未来的无产阶级思想家诞生于德国莱茵省特利尔城的律师亨利希·马克思的家中，他的双亲给

其取名为卡尔^①。

少年时代的卡尔·马克思，受了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精神的父亲和某些中学教师的影响，面对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的极端黑暗的社会状况，心中充满激愤。他感到德国的现实使人们受到沉重的压抑，他追求真理，热爱自由，因而与德国的现状格格不入。他的父亲欣赏他的聪颖过人，但又感到他的性格中有某种令人担心的东西，预感到他将来的生活或许会遇到某种危险。马克思的中学毕业作文必定更加重了他的这种担心。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在这里，这位十七岁的特利尔中学毕业生坦白地表露了自己对一生道路的思考：“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②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幸福和个人自身的完美应该是完全一致的。“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③一个自私的人，也许能够成为学者、诗人和哲学家，但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④

为人类服务就是幸福，这就是马克思的结论。为了实现这种

① 见《卡尔·马克思出生证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817页。

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7页。